

伍仁 著

北方女警

大众文艺出版社

BEI FANG NU JING

北方女警

伍 仁 /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DAZHONG WENYI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方女警/吕书怀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9

ISBN 7-80094-914-1

I. 北…

II. 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0875 号

北方女警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49 千字 插页 2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80094-914-1/I·522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100007 1136 信箱

引 子

最近一段时间，A市连续发生五起流氓团伙拦路强奸抢劫案，造成一名24岁的妇女死亡，四名女青年被轮奸。

市公安局派出大批警力侦破此案，在引蛇出动的破案过程中，化装侦察的女民警因格斗功夫不精，被犯罪嫌疑人用匕首刺穿左肺叶，造成动脉大出血而壮烈牺牲。

这起案件侦破后，市公安局刑侦处提交了总结报告：由于某些案件侦察工作的特殊性质，需要一些女同志化装后去“钓鱼”和“卧底”，提请上级派驻一批智勇双全的女刑警。

报告被呈送到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蒋铁林的手中。蒋局长曾在一次晨练中，结识了几位市女子柔道队的队员，他忽发奇想：如果能把一些即将退役的柔道运动员调进刑侦处，岂不两全其美吗？

A市第一批退役的女子柔道队队员正式进入公安战线，成为“警界霸王花”，此举为全国首例。

她们是——

平海丽，1970年出生，52公斤级柔道运动员，亚运会铜牌得主，全国柔道锦标赛亚军；分配至刑侦处。

林北雁，1971年出生，52公斤级柔道运动员，获得全国柔道锦标赛季军；分配至内保处。

杜向阳，1969年出生，72公斤级柔道运动员，未获得过任何名次；调至花园街派出所。

乔叶，1972年出生，48公斤级柔道运动员，因伤病一直未能在赛场上夺得佳绩；分配至刑侦处。

马惠兰，1972年出生，50公斤级柔道运动员，获得全国柔道锦标赛季军；分配至经侦处。

灯红酒绿中的殊死搏杀

广阔原野上的惊险追击

高楼巨厦下的跟踪侦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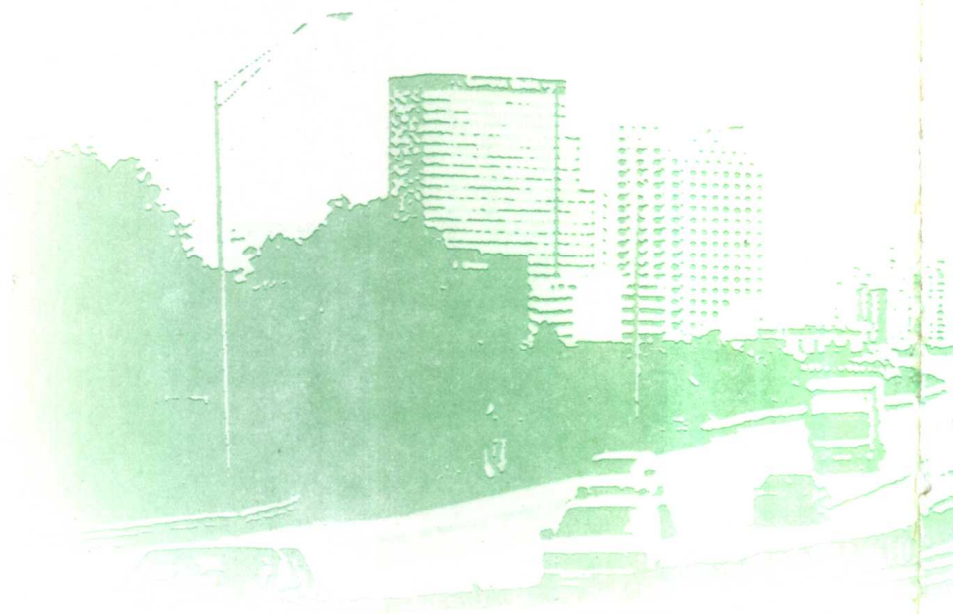
密林花海里的汗雨泪痕

公民们：

当你品尝着幸福和安宁的分分秒秒时

请记住她们

这些为你而战的青春女警



第 一 章

—

1996年2月14日，星期四。

几乎快要忘记了北国大雪飘飘是什么样壮丽景观的华北平原终于迎来了连续几场透雪，野地里，孩子们为这份大自然赐给的礼物兴奋异常，到处回荡着他们欢嬉的声音。

一辆白色丰田海狮轿车全然不顾雪地路滑，在大道上急驰着。上午十点十分，轿车停在龙女湖度假村筹委会大厦前，此楼是度假村建造的首期工程之一，实际上是一所现代化的娱乐中心，内设保龄球馆、游泳馆以及氧吧等。由于房地产市场一度疲软，龙女湖度假村的二、三期工程目前全部停建，雪花覆盖的冰封湖面宛如一张无垠的白纸，无声无息地酣睡着。

这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六，负责开发度假村的威腾集团的职工、以及本地威远县县政府的干部们正在大厦里开联欢会。人们聚集在偌大的舞厅里唱歌跳舞，沉浸在辞旧迎新的欢庆气氛中。谁也不会想到，仅仅几分钟后，就在与他们咫尺之遥的另一个房间里，一场A市建国以来最大的杀人血案将要揭幕。

胡冬带领手下五人跳下车，径直穿过大厦厅堂，他们从大厅侧边的步行梯直奔二楼，陈海良早已在此等候接应，他是舞厅的

DJ，对整个大厦的布局驾轻就熟。

陈海良神色紧张，他告诉胡冬情况有变：威远县副县长和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今天会见威腾集团总裁邵思玉，他们正在“美食坊”的一个单间里。

胡冬不加思索：“一起杀！”

在“滴翠斋”的雅间内，邵思玉及两位部门经理正与县里来的官员们融洽相谈、谈笑风声。

猛然间，雅间的门被撞开，恼怒的邵思玉刚要张口训斥，一行不速之客鱼贯而入，其中一个瘦矮个从黑风衣里掏出了微型冲锋枪，适才房间里谈兴正浓的人们顿时都呆住了。

胡冬右手持枪：“谁是邵老板？”他一个一个扫视着，逼问着。

片刻的静默后，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惊恐地指指身边，邵思玉这才不情愿地点头承认，他竭力镇定地注视着来者。

“告诉你，我大名胡冬，有人出钱雇我讨你的命。”胡冬玩弄着手枪，缓了缓，“邵老板，你可以拿二十万块把命买回去，我只要你一条腿。”

听到“胡冬”二字，邵思玉知道今天定然凶多吉少，他也是靠黑道发财起家的，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听说过胡冬这伙人经常干肆意敲诈勒索的事。好汉不吃眼前亏，邵思玉吩咐一个部门经理到他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取钱，胡冬的一名手下紧跟着那个经理出去。

五分钟后，二十万元人民币齐整整地码放在了餐桌上，胡冬看着手下把钱塞进了旅行包后，拨通手机对舞厅里的陈海良发号施令：“放音乐！”

柔缓的慢四步子调猛然间被振聋发聩的迪斯科浪潮淹没了，五彩斑斓的霓虹灯散射出重叠交叉令人眼花缭乱的道道光柱，激情躁动的人们愈加疯狂。就在这鼎沸的乐声人声的掩盖下，胡冬

等人手里的两枝冲锋枪同时开火，“滴翠斋”里立时出现了五摊血泊。

邵思玉的三个保镖在隔壁房间里玩牌，他们隐隐约约觉出异样的声响，急忙立身去查看。胡冬等人正夺路而逃，还没容保镖们反应过来，两支冲锋枪里的子弹就毫不迟疑地让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

接案后，市公安局刑侦处在“滴翠斋”收集到弹壳十一枚，后在大厦楼道又找到弹壳七枚，弹壳标识为“6821”，共有八人死于此案。

由于当天有三百多人参加了联欢会，进进出出度假村的大小车辆达五十余部，加之龙女湖度假村并未正式对外开放，一切报案系统根本未发挥作用，现场的数百号人中竟然无一人能提供出有价值的线索。

1996年3月11日，农历正月二十。市区新汇花园B区5号再次发生持枪杀人案。

新汇花园属于高档别墅区，各家各户都是独立的二层小洋楼。5号楼的房主是澳籍华裔商人黄显舟，他在香港度过春节后昨天刚回来。

黄显舟，男，49岁，原籍湖北，1966年偷渡至香港。初始时，充当打手混迹于黑社会，后靠制作电子表发家；1989年取得澳大利亚国籍；1992年到大陆投资房地产生意。黄的妻子现居住于香港沙田，其背景甚为复杂。

在案发现场，黄显舟的两名保镖死在客厅里，黄显舟本人于卧室中被害，头部和颈部各中一枪，经抢救后成为植物人。刑侦人员在现场又一次找到“6821”标识的五枚弹壳。

由于“2·14”与“3·11”持枪杀人案的现场均留有相同标识的弹壳，市公安局刑侦科立即进行了对比实验。经鉴定，两案的作案工具为同两支枪，其中一支共射出子弹十一枚，另一支射出

十枚。市局当即决定：两案并案侦破。

就是在那个时候，平海丽介入了持枪杀人案的侦破工作。

在调查中平海丽发现，黄显舟与邵思玉曾经是生意上的合作者。

龙女湖度假村的投资预算为 4 亿元人民币，威远县以土地使用权和 1 亿 5000 万元投资成为控股方，邵思玉和黄显舟以“中澳黄邵房地产开发集团”的名义再投资 2 亿元人民币。然而这项开发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骗局，当威远县的投资款项陆续到位后，黄显舟的外资只打来 1000 万元。

接着，黄邵提出龙女湖度假村的整体设计要由国外某著名设计师完成，按照国际惯例，设计费占建筑投资额的 20%，即 8000 万人民币。

截止到邵思玉和黄显舟遇害时，已经有 5000 万元人民币被他们瓜分和划拨到了自己的帐户上。在这场骗局中，威远县县委书记和那位已然死去的副县长共收受贿赂 100 万元人民币。随后，经过检察院立案侦察，此案还牵扯到市县其他各级领导干部二十余人。

几天后，刑侦处再次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第一条线索找到了。

曾为胡冬等人做过内应的龙女湖娱乐大厦舞厅 DJ 陈海良在本市河中区赌博，在输掉 3 万块钱后竟与赌友争执起来，撕打中，陈海良摸出匕首捅穿了对方的心脏。

拘审中，陈海良为了保命，主动交代了胡冬等人的犯罪情况……

胡冬，1965 年出生，1985 年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满释放后的转天，胡冬的同伙为其设宴接风，席间他们无端向邻桌一对男女寻衅，在女青年的苦苦哀求和饭店工作人员的劝阻下，事情暂时平息。酒足饭饱后，胡冬等人乘出租车行至半路时

突然发现刚才的那对男女正在路边说话，胡冬率先跳下车拾起一块砖头砸向男青年，一伙人蜂拥而上狂殴暴打，造成被害人颅内出血，左眼珠脱落，肋骨骨折。胡冬因此案被从重判处无期徒刑，送新疆监狱服刑。1995年1月，胡冬越狱潜逃。

胡冬虽然身材瘦小，却自幼习武，性格多疑而暴虐，他曾多次叫嚣：“我两脚就跨在生死线上，我随时会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潜逃回本市后，胡冬迅速纠集起昔日的同伙，他们把发财的目标盯在私营企业家身上，特别是向一些开设娱乐场所的个体老板收取“保护费”。几次得手后，胡冬狂妄地宣称“要每年挣它100万”。他将手下的二十几个人分成“卧底踩线组”和“行动组”，陈海良就是第一组的一员，他利用自己擅长修理音响的技术先应聘到被勒索对象的歌舞厅打工，一旦摸清情况后即通知胡冬等人采取行动。

胡冬在西南边境地区购买了两枝苏制微型冲锋枪，武装后的他更加不可一世，自诩为“华北第一笑面杀手”，并计划在两年内令本市的黑社会势力惟他是从。

1995年底，一个黑社会成员找胡冬商谈一笔“生意”：不惜以重酬除掉某个人。由于风险挺大，别人都不愿意干，那人问胡冬敢不敢接这个活儿？胡冬听后哈哈一笑说，只要肯出大价钱，我什么都干。于是三天后，在郊区的一所普通饭店里，胡冬第一次见到了黄显舟。

黄显舟与邵思玉的关系彼时早已现出了裂痕，黄显舟已经觉察出了邵思玉似乎并不情愿与自己合作下去。面对五千万元人民币他们各怀鬼胎，黄显舟打算把这笔巨款立即划到国外的帐号上，然后他就可以从容脱身。而邵思玉清楚地知道，此款一旦出了国门，他们演绎的这场大骗局就临近了东窗事发之际，那样他就必须随黄显舟逃往海外。可是，真到了国外他就不得不由黄显

舟摆布了。如果现在他压住这笔款项，加之上头还有庇护伞，邵思玉自认为就不会出现太大的意外，他并没有黄显舟那么大的贪心，也没有足够壮的胆把五千万元全部吞为已有。况且，威远县是他的家乡，他的父母亲朋还要在这里生活下去。

“我不想知道你和他之间究竟有什么过结，”胡冬冷冷地与黄显舟开出谈判条件，“你只管告诉我准备出多少钱？”

“五万一个。”黄显舟开价。

胡冬和黄显舟经过几番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协议：七万元杀掉邵思玉，黄先付给胡五万元定金。胡冬提着装钱的挎包扬长而去，随后便发生了“2·14”命案。

在黄显舟春节后从香港归来的那天，胡冬去找他结帐。胡冬蛮横地认为当初谈的是干掉一个给七万，而他们一共杀掉了八个，所以应得报酬五十六万元。

黄显舟气急败坏，他指责胡冬说，恰恰是因为胡冬连带杀了副县长坏了他的大事，黄显舟原本还指望这位负责龙女湖度假村建设项目的副县长拨几笔大款子。

黄显舟向胡冬摊牌：“我就给你十万块，从此以后咱们谁也不认识谁。”

胡冬的面容绽出一抹笑，他反身朝门口走去，快到门边时胡冬突然回转身，风衣下洞出枪口，黄显舟随着枪响扑倒在床边。与此同时，胡冬在楼下的同伙射杀了黄显舟从香港带过来的两名保镖。

胡冬从黄家搜掠了34万人民币，17万港币以及少量美钞，他分给手下每人两万块钱，吩咐他们分散躲藏，等风头过去以后再相互联系。

因为妻子临产，陈海良没能外逃。躲避了一阵子后他觉得事态平息下来了，便开始混迹于赌场作恶。

通过陈海良提供的线索，市局刑侦大队先后抓获了犯罪嫌疑

人十六名，但是，主犯胡冬依旧在逃。

1997年3月18日，星期二。

沉寂了一年多的“2·14”特大持枪杀人案在这一天发现了新的线索。公安局刑侦处接到花园街派出所的报案：在该所辖区一马姓居民家起获两支微型冲锋枪。大案队的警察赶到现场时正是中午十二点。

花园街派出所所辖区片是一个居民构成复杂的地界，这里有新建的高档别墅小区，也有大片等待改造的五十年代盖起的工人新村。由于岁月的侵蚀，一排排红砖红瓦的平房已经变成了灰黑色，此地的拆迁改造被市政府列为今年“安居工程”的头号项目，居民们都在陆续搬家。从工人新村的东边开始，轰鸣的推土机将已经搬空的平房推倒，到处是尘土飞扬残垣断壁。

探长平海丽和重案队郭队长来到地处南边的二段五行十六号院，这个院子原本住有十户居民，现在已经搬走了七户，狭长的甬道式院子里扔满了废弃物，院内静悄悄的。

他们走进四号院，派出所的李悦所长一直留在这里保护现场。微型冲锋枪摆放在双人床上，包裹枪支的黄色油纸被撕开一个大口子，黑洞洞的枪管从里边探出，李所长指着一对坐在沙发上的老人介绍：“枪是户主马大爷发现的，是他主动到所里报的案。”

李所长朝墙角处的柜子努努嘴：“就是从那个柜子的夹层里发现的。”

那是一个不起眼的黄色木柜，样式是八十年代初流行的“高代高”式，桌面已经翘裂，现在的家庭已经鲜见这类家具了。探长平海丽从勘察箱里取出照相机对现场进行拍照。

户主马大爷阴郁地说：“这不是要搬家了么，收拾东西，那柜子还是当初我亲手打的呢，尺寸我清楚。把衣服都拿出来后，我就感觉里头不对劲，窄巴了许多，后来我一撬开夹层，就看见

枪了……”

“这柜子平时装谁的衣服？”队长问道。

两位老人对视片刻，垂下头老半天没有说话。马大娘从胸口处长喘出一口气，“这是我们家二小子的柜子，不过，是不是他藏的我们可不清楚。唉，这个惹祸头呀，挨千刀的。”

李所长凑到平海丽耳边：“她这个二儿子叫马宝祥，外号二皮儿，有案底，已经外漂三个多月了。他的具体情况我们所里的管片民警、你的好朋友杜向阳最清楚，一会儿回到所里让她给你们介绍吧。”

平海丽拉出皮尺，将柜子的方位测量完毕，在勘察笔录上记下：距北墙 1.3 米，距南墙 3.2 米，背靠东墙。待她记好后，郭队长蹲下身仔细地打量着柜子的内部，夹层的三合板裂开一半，他探手进去慢慢摸索，摸到角落处碰到一个纸包，他打开一看，是几十粒黄灿灿的子弹。大家的眼睛凝在了弹壳上标示的四位阿拉伯数字：“6821”，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个数字早已深深印刻在他们的脑海里。

枪支和子弹被送到市局刑科所连夜检验，经认定：在去年“2·14”特大持枪杀人案现场提取的弹壳是这两支冲锋枪发射的。

平海丽坐在花园街派出所里，听杜向阳介绍二皮儿的简历：“二皮儿的父母都是退休工人，为人都很本分。二皮儿今年二十五岁，未婚，无业青年，曾因偷窃自行车被劳动教养，后来没发现他犯什么新案，只是这几个月以来一直没有回过家。”

平海丽说：“现在，二皮儿是通向胡冬的一条关键线索，当务之急是抓他归案。大阳，这可是你立功扬威的好机会，等逮着了二皮儿你又能回咱刑侦处了。”

杜向阳咧咧嘴：“我可不敢再想那画饼美眼的事儿，我觉着干这小片警也挺舒服的，张家长李家短的净是好看好玩的段子。二皮儿前一段没什么情况，我也懒得碰他，这回要找他也不难，

用咱柔道的术语讲，这回非得他个‘一本’不可。”

胡冬一案的新进展引起市领导的高度重视，市领导指示：要力争使该案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

“大发”在蜿蜒起伏的山道上剧烈地颠簸着。因为是夜间执行任务，车上所有的照明灯都关掉了，漂浮在山道表面的一层薄雾使眼前的这条道路更加朦胧起来。

林北雁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一边吃着火腿肠，一边听烟草专卖局的干部滔滔不绝地说话。

烟草专卖局供销处的兰家勇是一位看上去非常精干的中年男子。他既兴奋又紧张地说：“从小我就爱看侦破小说，我们专卖局有个‘职工之家’，每周末跳完舞，就放美国侦破大片，看起来真带劲。没想到，这回我竟然能跟你们公安局潇洒走一回了，一想起来就觉得挺刺激的。”

另一位警察接话说：“刺激可不是好玩儿的，这可不是什么游戏。”

兰家勇又取出来一副扑克牌，要林北雁参加玩“拱猪”。林北雁目不转睛注视着前方。专卖局的几个人觉得没什么兴趣，倒头呼呼大睡起来。

根据市烟草专卖局的举报，穿水县出现了一家假烟厂。林北雁得到这个情报，是在昨天的下午。那时候林北雁正在打电话，烟草专卖局的几位干部登门拜访。他们说，在穿水县的一条山沟里发现了五箱“先河”牌卷烟，经生产这种卷烟的先河卷烟厂的技术人员品吸检测，此烟系假烟。据当地一位农民讲，两天前，有一辆途经此处的拖拉机翻到了沟里，拖拉机手把拖拉机弄了上

来，却顾不得翻到沟里的卷烟，连忙开走了……

林北雁听着，又同专卖局负责质量检测的人进一步分析了情况，初步认定在穿水县这个地方，极有可能潜藏着造假窝点。

林北雁请示了处长。处长原则上同意林北雁的判断，指示由林北雁同烟草专卖局的打假人员执行打假任务，并为她配备了警力。

汽车开到穿水县境内，已是凌晨 4:30 分。从昨天傍晚下的雾，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浓。

为了避免被人发觉，林北雁让司机把汽车开进一片茂密的杨树林中。她和兰家勇及另外两名警察沿着一条小路下了山道。大约走了 40 多分钟，他们来到了当初拖拉机翻车的地方。这时，突然起风了，浓雾明显地减弱了。

查看现场以后，林北雁一行立即沿着一条砂石路，向通往穿彬公路的地段搜索。林北雁断定，假烟厂大体在东南方向的那个山坳里。刚才的那阵风中，兰家勇已经嗅出来，在潮湿的空气中混杂着甘油和酒精的气味。甘油和酒精是生产卷烟的重要辅料，有了原料就有工厂！

兰家勇自言自语地说：“我今后要是下岗了，保准有饭吃。咱这鼻子是一流的，实在不行，我可以给刑警队当警犬。”

话音未落，突然传来了一阵马达轰鸣的声音。林北雁暗示打假队员隐蔽，自己迂回到一丛灌木后，观察情况。

穿彬公路上，一个车队由南向东驶去。一共五辆半挂型汽车上面，一律用灰褐色的苫布打着紧固绳，苫布上的“纺纱厂”红漆字样依稀可见。

林北雁下来，问专卖局的一个人：“穿水县有没有纺纱厂？”

那人说：“有一个。”

林北雁又问：“经营状况怎么样？”

那人回答：“具体情况还不清楚。再过一会儿，我向工商局

企管处调资料核查。”

山下的车队转瞬间消失在清晨的暮色之中。

林北雁率领打假队继续向前方搜索。由于下了一夜的雾，道路很滑，脚下的砂石块发出好像是牙齿碰撞的声音。山道上的风忽强忽弱，再加上穿水县属于临海的山区，夜间与白天的温差很大，这些人穿得都比较单薄，初次赴外地执行任务的林北雁也不例外，被冻得瑟瑟发抖。

林北雁和兰家勇搜索在最前面。兰家勇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密切注视着地上的一草一木。又过了一会儿，他在一处灌木的根须边，发现了一条半米多长的卷烟纸。

林北雁端详着烟纸，说：“这肯定是刚才那阵风刮过来的。你看，烟纸还没有被露水打湿。再看这，这上面的钢印（烟支上打印的商标图案）还有油脂的成份，这说明是刚刚打印的，最多两、三个小时。”

兰家勇说：“我以为你们这些警察只会舞枪弄棒，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卷烟厂的工程师呢。”

林北雁在局里是负责内保工作的，管辖区内的先河卷烟厂是全市有名的利税大户。前一段时间，卷烟厂连续发生了几起内盗案，林北雁在该厂调研时，就知道了一些卷烟工艺方面的知识。

砂石路上，突然出现了一种黄褐色的大片大片的斑迹。兰家勇差点叫出声来：这是烟叶上的烟土！

林北雁果断决定：继续搜索。但是，一排土坯房挡住了去路。

土坯房靠近公路的一侧用黄色的广告色涂着“新星工艺品厂”几个大字。打假队员们顺着土墙寻找，奇怪的是，这个所谓的工艺品厂居然没有厂门。林北雁的疑虑进一步上升，让大家多加注意这个奇特建筑的任何一个细节，坚持搜索。

又过了20多分钟，土墙上一条很模糊的缝隙引起了林北雁